

桐花山乡

■ 兰善清

桐花绽放山乡，层林因之一芳。鄂西北，山岭连绵，那是油桐的世界。而油桐，是乡亲们的一大骄傲。

冬闲时，山岭拥揽着桐林说，睡吧！时间都是你的。春来了，敲锣打鼓地开场，像妈妈叫醒孩子快快起床。可桐林还有些睡意，不情不愿。春雨丝丝，清风缕缕，蛙声阵阵，抬眼看看，倏然一惊：天地已被占尽，万物都在出彩。这时候，桐林方才略略有点着急。不过，季候总是不舍万物的，机会总有。桐林抖擞抖擞精神，酝酿出花蕾，排开在枝头，以烟花绽放的方式，渐次展开应有的笑颜。遂而，花千树；遂而，山万重；遂而，千层万叠花如海。白纱薄雾，遮天蔽日，烟涛波浪，飞雪骀荡。

一年又一年，一春又一春，桐花季这样到来，这样落地。

与田边地头、房前屋后的桃花红、杏花白一样，这皎然姿容的扑面而来，让山乡精神百倍。青藤攀蔓，枝叶葳蕤，麦子扬花了，豌豆、蚕豆花也在肆意盛开。花蛇、花喜鹊不请而来，一副踏青的自在。

桐林，仿佛山乡的赤子；桐花，如同山民的表情，质朴而素净。不与芳香四溢的果水花草争宠，远离于花圃、路边、房前屋后。那是一种习惯了山岗寂寞的低调与朴素。即便百鸟不喧、人声不沸，桐花也开得投入，开得一往情深。

桐花的花瓣里有时间，花事里有心事。当梅子黄熟时，夏日浓荫里，桐花开始变身为青果点点。过一阵子再来，炎炎烈日下，桐果已挂满树梢，籽粒俨然。熊熊暑气日蒸，白天黑夜充盈，桐籽足月了，桐果圆圆的小，小小灯笼的样子。秋声悄然盈袖，油桐树蒲扇样的叶子日焉，不再遮挡视线，农人噼噼啪啪开始敲打桐籽。一阵阵滚落中，一背笼一背笼桐籽收进场院，接着，一筐筐籽粒运出，送进油坊……

草木仁心，桐林承载着多少故事。桐花开，万事齐。一枚桐籽一束光，一盏油灯一夜星辰。在“洋油”到来之前的漫长岁月里，人们就是依托桐油点亮了三尺空间。现如今，乡

亲们还乐意在窗台上保留一盏桐油灯盏。除夕夜，用古老的火镰敲打火石，点燃灯捻；灯花上，袅袅的油烟盘桓，勾起了远年的忆念。那是三分忆旧，七分思甜，守岁的话语便绵绵成线。

说起来，油桐与人结缘也是必然。当初，大自然将它与稗子、燕麦一样置于野外，高山峡谷，针莽丛林。人们走过庄稼地，走上山坡，走近了它。树树桐花，粲然光芒，人们倏然惊喜，揽它于怀，它便投身到人们的生活里来。几无所求，仅仅是索取一坡属于它的林地，所谓养育，不过是保障它新老有序交替。活着是明媚的世界，离开是一灶干柴。岁月更替，桐林情长。

油桐的个体生命周期不过十来年，好在子又有了，孙又有孙，你来我往，值守山乡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故乡鄂西北还把桐籽奉为三大宝（红薯、桐籽、龙须草）之一，产业中数一数二。即便今天致富的门路多多，油桐仍有它稳稳的一席之地。那些瘠薄的山岭，当其他种植都少有回报时，仍然是无可挑剔的桐林造福着乡亲们。能扎根就能结果，累累果实，随之而来的是累累的收入。乡亲们的柴山多半都培植成了桐山，因为无论丰年歉年，一面桐山就是一笔不菲的经济收入。我耄耋之年的大哥，每年秋收时都心心念念于他的桐山。大哥行走在那几面山上，一筐一筐运回来的堆堆桐果，全都是他的宝贝。

是的，真是宝贝！从前照亮黑夜，现今仍在日用里。乡亲们称它是家什的“护肤液”。你看，桌、椅、盆、柜、箱，乃至一双木屐、一根扁担、一个搓衣板、一扇门，要想耐用都得靠它，层层桐油，光鲜明亮。就算是工业时代，人们也深知它的好处。建筑、机械、兵器、车船、渔具、电器，防水、防腐、防锈，哪里少得了桐油？从前的农用小角色，现今也有妥妥的大用场呢。

桐花开满故乡，那些关于桐油、桐油灯、桐油家当、桐油经济等等的话题，常常挂在乡亲们的嘴边……

春风既来 花自盛开

■ 王成伟

无论我们经历了多么漫长的寒冬，春风一来，必有一些花会盛开。于我而言，天津人民出版社几位编辑去年秋天专程赶到上海看望一些作家时，欣喜地告诉我：“你散文集的选题已经通过了我们集团的报批审核，明年春天之后就会出版面世。”这个喜讯，如同怒放的花朵，不只让我从一个秋天欢喜到来年的春天，更是我许多年的生命旅程里盛大的盼望。

该如何忘记，自己十一二岁在湖北鄖阳一座深山里读小学时，点着煤油灯夜读鲁迅所遇见的巨大颤栗。那些日子，一个不谙世事的乡下少年不明就里地确立了此生的梦想：成为像鲁迅那样优秀的作家，要出版属于自己的书。尽管那时不懂“作家”二字的内涵与责任，不了解鲁迅那样的人对世界的影响与价值，那些百年之前的故事和跨越时空的文字，对一个少年的震撼发生得大如惊雷又悄无声息。

那是一颗阅读的种子、思想的嫩芽在一个心灵深处轰隆隆的种植。在此后的人生旅程中，催枯拉朽地催化着一个灵魂如饥似渴地阅读国内无数名家的作品，弱冠之年甚至长期陷入苦行僧式的自我精神拷问，痴狂地叫嚣为文学而生。文字就那样野蛮地在一个青年的灵魂里匆忙地扎根疯长。

步入社会成为了媒体记者，而后辗转上海步入商界。那些以字为舟的青春背影，在生存面前如梦幻泡影一样漂浮天际遥不可及。尽管所有的职场生涯里没有一刻脱离昔日文字功底的助阵，却再也写不出一段属于文学的句子。那些只求生计远离文学的10多年，也是自己走丢了自己失魂落魄的10多年。

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那个春天，在浦东南路送女儿上幼儿园的一个早晨，我做梦般从她一串晶莹的泪珠里撞见了自己。那一天，我神灵突降般地获得了重新书写的能力，恢复了20岁时那样爆炸的写作冲动。从此，奋笔疾书了数百篇章，陆续在全国各地发表。尤其是

公开发表的第二篇散文《给母亲送束花》，两个月后竟然入选了湖北随州的初中语文试卷，那是我做梦也无法想象的鼓励。很多年来，我一直以为，试卷上的每个字都要对得起孩子们清澈的眼神，都是与神仙级的大作家们匹配的事，怎么可能轮得到我这个刚刚恢复写作的“肉体凡胎”？当朋友传来试卷照片，看到自己的文章和署名时，我才确认自己就是那个幸运儿。日后，陆陆续续有河南读者告知，我的某篇作品让她从自己苦难的人生里逐渐脱离绝望，获得重生的力量；有陌生的浙江读者嗅着文字的方向，奔赴上海与我围炉夜话；还有三千里外的狂热者，扬言要到上海敬我为师；去年秋天，一篇写鄖阳三合汤和酸浆面的散文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，家乡朋友欣喜相告……这都是一个平凡写作者不曾预料的生命回响，惊讶又幸福。

当时间来到蛇年春天，我又欣喜地发现，几个月前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的散文《生命里的“中轴线”》，录入了北京中轴线到联合国“申遗”的文集读本，而后又成为江西省高三语文联考试卷的现代文阅读题。我不禁暗自咧嘴笑了，时隔5年再次走进试卷，上苍仿佛为我这段文字旅程特意镌刻了一个芬芳的路标，这般善待一个在世界角落寂寂独行的写作生命啊！

这几年的写作里，每一篇作品的诞生都像一朵不可预知的野花，散落扎根在暴雪烈日或清风明月的路旁。今一回望，那不正是那个乡下少年曾经种植的斑斓梦想吗？这些文字的生命都起源于十堰一盏煤油灯照亮的精神旷野，从汉江沿岸出发，在30余个春秋里蛇信般游走滋长，又在近年的黄浦江畔凝聚成章纵横八方，最后统统都走进2025年的一部书中，一切都彰显因果又道法自然。对于一个以写作为修行的人来说，春风既来，花自盛开，既从容面对每一片荆棘，也不错过每一朵花开。



最是一年春好处

进入三月,春天的脚步更近了,大地仿佛按下了万物复苏、生机勃勃的快捷键:远山渐绿、烟柳依依、樱花浪漫、桐花绽放……春天,是希望的象征,是生命的起点。春暖花开之际,让我们一起到春风里走一走、到春山上望一望,把春天收尽眼底、装进心里,落在纸上。最是一年春好处,愿你我都不负春光,耕耘梦想。

——编者

青曲青

■ 过客

站在青曲的青山之巅,曲远大地青翠绿,青牛背上雄鹰飞,东西大堰清水满,两条动脉脉万青。青蛙叫,青虫飞,青鱼追。绿水青山处,黄卷青灯地,丹青庶民心。

走在青曲的春光之道,洁净平坦沥青路,道边满眼青竹绿,豪迈万种青华步,三青独享少年春。丹青树,青草绿,炊烟青。踏青游子归,田园壮青苗,大地泛春光。

喝着青曲的青堰之水,秦岭余脉看青云,虎啸滩上观青苔,青中校蔚操操场,青黄接续遍地葱。垂青柳,滴青竹,涌清泉。冲净青石岩,滴滴润青玉,泽泽青湿地。

唱着青曲的青春之歌,墨客楼窗今犹照,学堂梁子垂青史,青青子衿印初心,楚楚歌声青于蓝。青少梦,满青柳,知青路。风吹青颀颀,笛声青柳曲,福寿万年青!



上津的柳

■ 刘伟

上津柳，上津柳，昔日青青今在否？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入职鄖西县上津镇，便知“天下名柳汇上津”之说，它还有一个别称——“柳州城”。

上津的柳树生存能力极强。上津镇与陕西省山阳县漫川关镇交界，这里的柳树既适应了南方气候的温润，又适应了北方气候的寒冷，她长在旱地、水边、沙滩上、渡口边，活得洒脱和舒展。只要有阳光、有水、有泥土，柳树一插即活，一点儿都不娇气。因有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的俗语和喜水而居被称为“水性杨花”的偏见，世人就认为它是“贱木”，而它却以“贫贱不能移”的矢志护卫着长堤、良田和古城，连那些王侯将相家的水榭亭台处，也有它们的窈窕身影。

上津的柳树都是垂柳，它的美在于下垂的姿态。大多数的花木是向上的、向阳的，如参天的大树，也有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高枝等。它们或高高在上，引人注目；或花枝招展，卖弄风骚；或高大威严，不可冒犯；或左攀右附，向上爬伸，而柳树就不会，它只是默默地向上生长、向下垂挂，报春不争春，不卑不亢地自我垂青。其它花木从来都是一味向上，从不看根部一眼，不管根部的死活，哪怕它们的根已经被别人刨开、挖断，它们也浑然不知，依然昂首挺胸，贪图自己的荣光。一阵狂风暴雨过后，这些花木要么叶落枝残，要么东倒西歪，

要么连根拔起。

垂柳也向上生长，而且长得很快，但是它长得越高就垂得越低。柳条枝头匍匐向下，齐刷刷地向着根部生长，像一把伞护着根部的泥土，像一群小孩围在大地母亲的身边嬉戏。它那细细的枝条看似弱不禁风，但不屈不挠，再恶劣的环境也奈何不了它。待到春天来临，柳树上的冰雪融化，顺着柳条滴入根部、滋润泥土、滋养柳树。柳树真是高而能下，高而不忘本。

垂柳韧性强，能屈能伸，曲成万物。它是上津古城里寡妇英莲的灶中柴禾；是上津闹元宵篝火龙时，老周手中的烟火——“大烟柳”；是古城里胡篾匠手中的簪子和筐子；更是王木匠手中耕地的弯犁；是牧童手上的柳鞭、口中的牧笛；是女孩子头上的花环，文人笔下的依依之情……树木中，估计唯有它担得起孔夫子口中的“君子不器”和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之名。

“杨柳多短枝，短枝多别离，莫言短枝条，中有长相思”，纵使天下柳树万千风情，我只爱上津的柳。“袅袅古堤边，青青一树烟，若为丝不断，留取系郎船”，山花烂漫之时，我定会来“柳州城”看您——上津的柳。

樱花盛开春正浓

■ 赵国章

温软的光,斜射在静美的烂漫之中。一丛丛、大片大片的樱花瓣,娇媚得让人心旌荡漾。想必“春风绿心头,柳色有新意”便是如此。

午后,我驾车出发。此行目的有两个,一个是陪妻子和孙女前往张湾区汉江路街道柳家河村赏樱。二是远在海南的闺女吩咐我给她拍些樱花的视频、图片。闺女是做融媒体的,她要把这些素材剪辑处理后,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。

“你何必这么大费周章?”我问。“谁会嫌自己的家乡美呢?”她回复道。对于柳家河村我并不陌生,很多年前,闺女上学期间寄住在柳家河村的姨妈家,她就读的茅坪小学周围,及她姨妈家的房前屋后就有不少的樱桃树、杏子树、桃子树等。每当春花怒放时,女儿就会黏着她表姐,在树下玩捉迷藏。有一次,我去看她,天真的女儿竟捡回满满两衣兜的樱花,说要给我炒着吃。我说:“这只能看,不能吃。”女儿撇撇嘴:“书上还说樱花酿酒,春水煎茶了。”我说:“那只是文人笔下的浪漫情调,你不懂。”

那天,我有点儿微醉,留宿在亲戚家。夜晚,我推开窗,紧挨着屋后的樱花枝伸向窗口,那扑面而来的香味令我恍惚。就这样,我枕着交织缠绵的月光花影逐渐入睡了,清晨,又从充满花香的梦境里醒来,我不禁对古人“煮一壶三月芳华,醉一场时光清欢”的浪漫意境心驰神往。

闺女是个吃货,又最喜欢樱桃,总也吃不够。每次她姨妈刚从树上摘下樱桃,还来不及洗,她就大把地往嘴巴里塞,一次能吃大半斤。一晃20多年过去,柳家河村这个地方给在这里寄读6年的闺女和我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后来她姨妈一家迁居至市区,老屋租给别人开起了农家乐。每年樱花盛开、樱桃成熟的时候,闺女就会念叨起在柳家河村的童年趣事。

如今,汉江樱桃已成为“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”。搭乘乡村振兴的发展快车,这小小的樱桃早已不再是“藏在深闺人未识”的“小家碧玉”,而是从十堰走向全国各地的“一朝出世惊天下”的“大家闺秀”。

每到樱桃成熟季,闺女总要我开车前往柳家河村,给她买新鲜樱桃快递给她。我问她:“到处都有樱桃,你何必这么费周折?”她说:“家乡的樱桃皮薄肉多、入口甘甜、酸鲜适度,有着家乡的味道。”我们顺着樱花长廊走,一边拍景一边给闺女发视频。通过视频,闺女看到她侄女穿行在游人中,头上是纷纷扬扬的樱花雨,脚下是绒毯般的花瓣,孙女一会儿吐吐舌头,一会儿摆摆小手,或做小鸟翩飞的舞姿,或高兴地喊“哇——哇——好美呀!”她如从天而降的精灵,走进这樱花世界。

时光清浅,犹如潺潺流水,美在自然,暖至心扉。徜徉樱花长廊,望着一眼看不到尽头的“白雪”“红云”,我不禁感慨这花、这树、这河勾勒出乡村山清水秀的模样,更感慨柳家河村这些年日新月异的变化。

返程时,孙女意犹未尽。她手捧着一盒子樱花说:“我要用这些花瓣摆一个大大的‘心’,还要写篇春游作文。”闺女也打来视频电话,说她明年要回十堰看樱花、亲手摘樱桃,和侄女一同重温童年时光。

行驶在回家的路上,沿途车水马龙,灿若星河。我的思绪依然停留在柳家河村的群“樱”荟萃中,期待着那个漂泊在外的倦客早点归来。

又闻春韭香

■ 徐志学

春天来了,气温回升,万物复苏。从母亲辛勤侍弄的菜园里,又传来了春韭特有的芳香味儿。

人勤春早。春天一到,母亲就在自家的菜园里忙碌起来。煦暖的阳光照在大地上,照得人身上也暖和起来。母亲把干草平铺到韭菜地里,点燃,烧去杂草、害虫等,留下的草木灰可成为韭菜生长的天然肥料。待干草燃尽后,母亲用小薅锄除去杂草的根,把韭菜地深翻一遍,施上农家肥。有时天气遇冷,她还要在韭菜地里铺上薄膜或稻草,为韭菜保暖。这一切只为韭菜的茁壮成长。

在春雨的滋润、阳光的朗照下,也在母亲的殷切期盼下,韭菜从土里慢慢地拱出来,露出鹅黄的小嫩芽。又过了几天,嫩芽慢慢转青、变绿。10多天后,整个韭菜地里就是密密麻麻的韭菜了,五六寸高,绿油油的一大片,煞是可爱。春风一吹,韭菜特有的芳香味儿,混合着泥土的清香味儿、春天的气息弥散开来,让人心情愉悦。

母亲看到后,惊喜地跑来告诉我:“家里的韭菜长好了!”我便急忙跑到韭菜地,看看这株,瞧瞧那株,觉得都还能再长长,不忍心割。母亲看了一会儿说:“就从长在地边的韭菜开始吧!趁早吃,图个新鲜。”在母亲的吩咐下,我就开始割韭菜了,不一会儿就够一盘韭菜炒鸡蛋的量了。

先把韭菜择干净,再清洗几次,就可以用来做菜了。不一会儿,母亲就把一盘韭菜炒鸡蛋端上了饭桌,真是香气扑鼻。那韭菜积蓄了一冬的香味,一下子全部释放了出来。韭菜的绿、鸡蛋的黄、辣椒的红,三种颜色巧妙地搭配在一起,鲜艳夺目、赏心悦目,让人忍不住大块朵颐,但那韭菜的香味儿还留在唇齿,让人回味无穷。

春韭的吃法有很多种,每一种都是上乘的美味,比如韭菜炒辣椒、蒸鸡蛋羹。以蒸鸡蛋羹为例,先把春韭切成细小的段,和蛋液充分搅拌均匀蒸制,吃起来鲜滑爽口。不管怎么吃,那带着春天气息的春韭,总是鲜香无比,让人味蕾大开,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一种乐趣。